

經部

春秋會通卷八

元 李廉 撰

閔公

名啓方謚法在國逢難曰閔在位二年

左氏閔公莊公之子母哀姜之娣叔姜慶父弒子般齊人立之

周惠王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

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　穀梁　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胡氏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立焉是内不承國於先君也魯有大故不告於周閔既主喪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

棠公羊之說與左氏同但公羊曰鄧扈樂左氏曰圉人犖字少異耳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卒故此齊桓之責也桓公苟能請於天子誅哀姜慶父而為之置君則父子君臣之倫定矣乃縱慶父歸國以致閔公為篡弒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此說亦好

齊人救邢左氏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善救邢也胡氏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案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邢為矜其盛則救兵不貴於將卑師少此書人者其亦桓

公未力於救患也與救而書人救而書次同一伯者之心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氏亂故是以緩　穀梁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姑齊地公穀作洛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于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齊侯許納故曰歸　公羊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也其曰來歸喜之也　胡氏案左氏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

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污之德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羇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案此條賢季子三傳皆同但季子歸陳之說公羊捐異何氏以為季子辟內難自葬原仲時已出奔陳莊公疾而歸子般之卒季未嘗奔陳也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強齊恐為國

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閒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下書歸者使與君致同公不至而書季子歸者明桓之會不致而起季子託公于齊侯也齊後日繼魯木感洛姑之托故令與高子俱稱子起其事此說亦有理餘已見蔡季下

附録左氏季氏事

左氏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齊仲孫來左氏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注仲孫齊大夫

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還使齊侯
務寧魯難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
但書仲孫之來而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
傳尋仲孫之志 胡氏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
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夫鄰有弒
逆當聲罪戒嚴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
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陳恒弒簡公
孔子沐浴請討之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
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
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
爾直書曰齊仲孫來 張氏仲孫之罪固然矣然其言
交譏之也此主劉氏 魯秉周禮國有本而不可
動則於此可見周公之澤入人深足以維持其國於
政亂俗壞之日秉者與秉彝秉德同皆著明於心而
不可奪之謂也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急
義此春秋所以雖貶而不名謂猶有以異於傾險乘

釁者之
可誅也

案仲孫之事左氏得其實劉氏得其義張氏又兼得二家之旨無餘蘊矣公穀以仲孫即慶父公曰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歟穀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注言齊桓容赦有罪也恐未可信不敢從○又案春秋直書來者祭伯祭公州寔仲孫介葛盧白狄而已獨齊仲孫來書法似與祭公來同蓋上不書使下不書事皆為交譏之也然祭公猶以遂事為譏仲孫則以不能明於奉使之義故貶之同於私行之例耳

附錄 公羊諱例

公羊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注不書慶父來者為閔公受賊人諱為季

子親親而受之諱又以季子有過牙不殺慶父之賢諱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應劭曰是其國也 左氏 注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 張氏 啖子曰移其國於國中而為附庸蓋桓公之强力施於可取者如此非有興滅繼絕之心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 速也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 莊公薨方二十二月 公羊 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何以書譏譏始不三年也 穀梁 吉禘者不吉者

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胡氏 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大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大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張氏 閔公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此蓋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簒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比也

案春秋書禘二此年及僖八年禘于大廟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吉禘之說三傳皆知喪

禘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禘程氏胡氏能發明魯禘之非禮而不知禘本無合食故惟趙子深得之而朱子取以釋論語不可不備載也其說曰禮大傳及喪服小記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嚳為稷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禘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鄭玄見禘在郊上以為禘大於郊必非宗廟之祭遂以所自出為感生帝靈威仰由是而誤矣春秋書禘惟見於閔二年五月僖八年七月一在春一在夏故郊特牲祭義則曰春禘秋

嘗祭統王制則曰春礿夏禘此皆漢儒約春秋文而附會之且不知其為殷祭而以為時祭也若以成王追賜周公則魯之用禘惟於周公廟而上祀文王閔公禘于莊公行之已非矣僖公雖用于大廟乃因致夫人而行之又非矣此本非常又實非三年喪畢之殷祭而傳者遂以為魯得用於羣公之廟故左氏曰烝嘗禘于廟又曰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因其失禮而為之詞耳非也鄭玄既誤於禘大於郊之注而又有時祭之禘不可通故注郊特牲則曰禘當為礿注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時禮注詩則曰禘宗廟之祭小于祫於是禘有四種矣殊可怪也至于禘時則本以夏之孟月為之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故雜記曰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此辯甚明足以盡掃鄭

注之謬故具録于此其祫祭說見文二年大事下○又案范氏祭祀例九皆書月以示譏桓二烝一嘗閔吉禘僖禘大廟文著祫嘗宣有事昭禘武宮定公從祀也○又案趙子曰此禘于莊公蓋用禘祭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左氏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公羊 公薨何以不地弑也 胡氏 公薨不地仲尼親筆也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孰能修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左氏 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 穀梁 諱奔也注哀姜與弑閔公故出奔

胡氏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閏人举卜齮之刃交發於黨氏武闈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案夫人孫二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文姜一見貶絶之哀姜喪歸貶姓而已春秋之權衡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氏共仲奔莒成季立僖公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注慶父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

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卒

公羊 殺公子牙今將爾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穀梁 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

胡氏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貫惡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驩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

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也況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邦奔莒爲後世之永鑑也

夫慶父出奔公羊杜氏皆以爲季子推親親之恩夫慶父弑二君魯國幾喪尚欲以親親待之則子般閔公之讎曷報乎故張氏曰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公則當因國人之憤正慶父之辠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弑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僅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此所以不書國賊之討而

閔不書葬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其說是矣○又案宋萬出奔陳陳人受賂而後歸之慶父出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不書宋萬慶父之誅以逋逃主罪陳莒也

冬齊高子來盟左氏注盖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公羊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注時魯無君明君臣無相適之道君不行使乎大

夫所以别尊卑理嫌疑故不稱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穀梁　其曰來喜之也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

胡氏　何賢乎高子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案凡外大夫之來不言使者皆私交如祭伯祭仲武氏子毛伯宋司馬華孫莒慶齊高固之類是也非私交而不言使則必有美辭焉楚無大夫則屈完書族齊有大夫則高傒書子皆貴之所以别於私交也穀梁疏曰高子不稱使所以歸美于高子屈完不稱使所以歸功於屈完此得之○又案閔公編書三子之來皆特筆也故季子高子之書來著國人之喜而仲孫止書來

乃春秋之所譏仲孫高子不書使皆齊侯之過而高子能權乃春秋之所善一字之法精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注戴公其年卒文公立書入不能有其地

穀梁 注不言滅者諱齊桓不能攘夷狄救中國為賢者諱也

胡氏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

入乎河南劉奕曰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録於國風而不削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矣　陳氏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于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

鄭棄其師　左氏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名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公羊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胡氏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義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昌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案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案棄師之說三傳皆同唯杜氏以為此高克狀其事以告魯魯史書之以為棄師之道者非也

春秋會通卷八

春秋會通卷九

元 李亷 撰

僖公名申謚法小心畏忌曰僖在位三十三年左氏僖公莊公之子閔公庶兄母成風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閔公薨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

周惠王十八年元年春王正月左氏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公羊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胡氏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

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侯度而後能保其國

棐張氏曰僖公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又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於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伯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

左氏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注次者棐兵觀釁以待事也實大夫而曰諸侯總衆國之詞

公羊 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為桓公

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 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是齊侯與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注救不及事不足稱揚

胡氏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為大

陳氏 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夷而宿師

于聶北玩寇以待其敝邢潰奔師而後遷之譏之也

案春秋書次而救者二此年及十五年次匡救徐也救而次者一襄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雍揄也胡氏通為一例皆譏其不速於為義此說固是但亦須有分别公羊以為此是君也進止自由叔孫豹是臣也先通君命賈服亦取其說杜釋例曰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又一說次而後救匿其救之之形也救而後次宣其救之之聲也此三說皆不見貶桓公與叔孫意故次而救當主胡氏而次在救下則惟啖氏得之啖曰凡救當奔命而往言次失救道也救晉之師君命往救而叔孫次止先書救明魯君之命也下書次罪叔孫之慢命也其先通君命之說亦可通張氏曰次于聶北者屯兵便利以援邢而懼狄桓公用兵規橅主

於持重故不遽決於一戰而持久以待之春秋書次雖所以譏其緩而不書以則予其終有全邢之功也此說亦由杜氏觀釁上來皆欲護桓公耳非聖人意也下文不書以之說却好〇又棨救兵書師所以矜其盛公羊以為諱齊侯穀梁以為譏齊侯皆非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夷公羊作陳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

左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又閔二年傳齊桓公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注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辭一事而再列三國於文不可言諸侯師故疏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其事有闕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邢似亦有貶故雖則煩文而再列三國

公羊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

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注言諸師則嫌與緣陵同號緣陵是鹹之會諸侯各自歸國十四年復來城之此則桓公宿留城之為一事也

穀梁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注美齊桓故不言遂

胡氏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案經書遷者十而有二例趙子曰徙而臣之曰遷某齊遷紀郱鄑郚宋遷宿齊遷陽是也能以國遷曰某遷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是也公羊說亦

是但邢衛之遷又不可與許蔡之遷同蓋邢衛遷國以避狄而許蔡舉國以從虎此其異也又陳氏曰齊晉之伯也而狄伐邢邢遷夷儀狄圍衛衛遷帝丘雖罪遷者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此亦得言外之意蓋邾遷于繹晉遷于新田不書則雖自遷也亦必有所為而書矣○又案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丘也緣陵也獨城邢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杞也成周也獨城周無譏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氏注不言齊人殺諱之書地者明在外薨公羊桓公召而縊殺之穀梁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胡氏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

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張氏** 此齊桓舉方伯之職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之明驗也

案以歸之説杜氏以為歸齊胡氏以為歸魯魯齊接境不應十二月喪始至疑杜氏説是

楚人伐鄭 書楚始此 **左氏** 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注荆始改號曰楚 **穀梁** 疏不以州言之者以楚雖荆蠻漸自通於諸夏轉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 **胡氏** 楚稱人浸強也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亦以人書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張氏** 則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之舊

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名號故以州稱及熊頵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則浸強而有陵駕中國之意矣

案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子堵敖立堵敖幼弱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熊頵弑兄堵敖而立是為成王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而母壯子少子元專權尚不能逞至三十年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強改號為楚之說張氏疑得之何休於僖八年注云僖公本聘楚女為嫡故以此為諱與夷狄交昏故進之使若中國無据之言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公羊作朾九

月公敗邾師于偃偃公作纓左氏盟于犖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注犖即檉也不書盟不告盟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穀梁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識矣凡此類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楚人伐鄭桓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齊桓新拊存魯國而不稟命擅興師之罪不加之討是為佚罰他日與曹同伐厲遠役于外而宋人乘虛伐曹有自來矣亦見桓公伯威之不立也

案敗邾之說杜氏以意臆之本無据服虔以為魯亂時邾為魯戍虛丘魯因其歸而敗之亦無

此理何休又以公怨邾人以夫人予齊而齊殺之故為夫人復讎尤妄謬不可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左氏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注挐莒子之弟不書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子之功故特書大夫生死皆曰獲公羊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弗納卻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疏結日而戰得君子之道穀梁

莒無大夫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公子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曰棄師之道也注据獲長狄不言獲

胡氏

案公羊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踰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案敗獲之書左氏公羊皆美季子之功穀梁紿戰雖江熙范甯亦不取然觀胡氏用詐謀擒其主將之說又似若本此春秋書獲六始於此

○又案季氏有費始此詳見襄七年城費下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氏注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

廟而書喪至也不稱姜闕文 公羊 何以不稱姜氏與弒公也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穀梁 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胡氏 夫人與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

案齊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為義獨左氏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杜氏又以不稱姜為闕文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又閔二年傳

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注不言城衛衛未遷也諸侯既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獨城為文

公羊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注復發傳者君子樂道人之善也不繫衛者明去衛而

穀梁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國楚丘起其遷也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不言衛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注存衛是桓之仁故通令城楚丘義不

可以專封故不言遷衛

胡氏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録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溥宜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陳氏於是

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則其以魯辭書之但曰城楚丘何不以専封累桓公也以魯詞書之使若諸侯同欲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滅亡者夫人而欲救存之則先王之澤天下之公義也序續莫如公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是故衛不言滅廬于曹不言遷使公子無虧戍曹不言救春秋之辭約而不迫者善辭也

案城楚丘之書左氏以為諱魯之後至公羊以為諱齊之専封若穀梁胡氏則又不以為諱詞而直以為微詞此其異也要之公穀胡氏說可參通至於邢衛書法之詳略則胡氏以詳為褒而略為貶陳氏以略為褒而詳為貶三說雖不同然究其實亦無異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莊公夫人左氏注反哭成喪故稱小君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公穀作夏虢邑在河東大陽縣書晉之始

左氏 莊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焉神賜之土田內史過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史嚚曰虢其亡乎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至是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注晉於此始赴見經虞周大王子仲雍所封虢文王弟虢叔後晉成王弟唐叔後

公羊 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晉獻公寢而不寐揖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攻虞則郭救如之何荀息曰若用臣言則今日取郭明日取虞爾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

璧往必可得也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爾虞公不從終假之道以取虢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璧牽馬而至獻公曰寳則吾寳也馬之齒亦長矣夏陽虢之邑也曷為不繫于虢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餘同

公羊疏虢之滅由於夏陽之亡郢之入由於州來之亡故皆書滅

胡氏

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曰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其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

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邪

案晉見經始此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大子仇及成師仇為晉文侯周平王東遷有功受策命書文侯之命是也魯惠公二十四年文侯卒子昭侯立晉始亂封成師於曲沃是為桓叔叔卒子莊伯立隱七年莊伯卒子稱立桓八年曲沃併晉王命虢公立晉侯緡莊十六年曲沃復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是為武公莊十七年武公卒獻公佹諸立十八年晉獻公朝王二十六年虢再侵晉二十七年晉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誰與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閔元年作二軍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大子伐東山皐落氏於是晉始大以前晉事皆不經見故具

于此○又案春秋書滅下陽罪虢之不能守險書城虎牢罪鄭之不能保險書法同皆衰世之意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貫宋地 公羊作貫澤 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注楚與國也疏杜以爲此稱人者皆其國大夫齊桓威德稍盛遠國來服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會之 公羊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注時實晉楚之君不至君子成人之美故褒益以爲徧至之辭所以獎大伯功而勉盛德也江黄附從伯者當進不進者方爲徧至之辭疏言方爲徧至之辭故直以遠國辭稱人若進而稱爵則 穀梁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黄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無以見徧至之義

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䟽魯若與會必書公但魯亦不至故不書之或以為魯公亦在舉大以包之故不以魯為主耳

胡氏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左袵之義著矣盟雖

春秋所急然諸侯皆在獨言逺國者許是盟也

張氏以桓公謀楚先服二國所以逺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案江黄稱人公穀皆以為江黄之君蓋逺國例稱人也而賈氏以為刺其不度德善鄰終為楚滅其説非是疑杜氏得之○又案賈與陽穀公穀胡氏皆以為諸侯皆在然觀何氏范氏之注

則費非如此但春秋褒以徧至之詞耳而胡氏直以為諸侯皆在此其異也啖子曰春秋會盟皆據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杜氏張氏說是○又案江黄始至于貫又至于陽穀又從齊侵陳黄亡於僖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附録左氏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冬十月不雨公羊何以書記異也疏僖公妻任陪臣不恤政事之罰穀梁不雨者勤雨也注言不雨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左氏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注傳言伐者本以伐興權行侵掠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氏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

不為災也公羊記異也穀梁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疏据文二年傳歷時而總書不雨者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

胡氏案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世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餘全引穀梁

案不雨書法穀梁極精故胡氏用之而何休用感精符說曰時僖公得立欣喜不恤衆庶比致三旱即能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故

一月即書善其應變此雖異說姑具以備引用

徐人取舒徐國在下邳舒在今廬江舒縣左氏注勝國而不用大師亦曰取疏徐在下邳舒在廬江相去甚遥而越竟滅國無傳無注不知所以公羊其言取之何易也

案外滅國書取者惟此左氏公羊皆以為易趙氏以為不絕其祀也夫用兵雖有難易而滅人之罪無重輕何得以易而滅其滅罪乎以為不絕其祀則書降書遷足矣以為舒自取滅亡則書潰書亡足矣何得稱取稱取者與魯兵書滅曰取同文蓋徐始見經而得書人始滅國而得書取是必闕之辭故先儒林氏以為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為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致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此說疑得之而何氏張氏乃剌桓公不能救是不察夷夏之旨

也○又案徐偃始稱王故春秋亦狄之楚敗徐
徐伐莒是也惟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齊也
昭五年從楚伐吳亦稱人者楚
師有名也昭三十年滅於吳

六月雨公羊注所以詳録賢君精誠之應也穀梁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氏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案一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而何氏以例之宣公大有年皆以為改過之應恐宣公不可同於僖公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齊地左氏謀伐楚也注二年楚侵鄭

故

公羊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注末者淺耳据貫澤言盟此但言會不言盟者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從曷為用盟哉但告誓而已

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疏桓會多矣獨此言委端搢笏皆諭乎桓公之志者以此會最大又以四教令於諸侯不須盟誓故傳詳其事也所謂衣裳之會

胡氏案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江黃不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積其陳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案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末言者善是謀

也

棐陽穀之會公穀胡氏皆以為不盟疑亦可入胥命蕭魚之例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公穀作莅

左氏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注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謙也涖臨也

公羊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注春秋尊魯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

穀梁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注昭七年傳例曰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主

案經書涖盟四此年季友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婼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也蓋涖盟對來盟為義公羊說得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涖盟我欲之也不書其誰敵者也皆簡辭也其說固然但觀胡氏於良夫來盟下注云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致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耳則涖盟為前定之說亦是胡氏所以無傳者通於此例也

楚人伐鄭左氏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案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侵蔡蔡潰左氏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注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傳例民逃其上曰潰公羊邑曰叛疏侵者淺辭潰者深辭穀梁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案經書潰例四蔡潰沈潰莒潰鄆潰民皆逃其上之詞也民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蔡姬之釁其有無不可知書侵書潰之旨穀梁之說得之蔡自北杏之後棄我中華甘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未可以蔡姬之事累齊桓也

遂伐楚次于陘陘楚地潁川召陵縣有陘亭楚人曰先君所以服陘隰即此左氏遂伐

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注遂兩事之詞楚强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

公羊 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穀梁 遂繼事也次止也疏次有二種有所畏之次有非所畏之次

胡氏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

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陳氏春秋舉重凡師再有事不悉書苟悉書則以遂言之兵事言遂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自入春秋楚浸強矣諸夏之交兵間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蔡召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

案春秋兵事書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襄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定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衛也以傳載成六年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止書救鄭八年欒書侵蔡遂侵楚止書侵蔡之類觀之則陳氏之說亦是胡氏於遂例有三一曰繼事之詞一曰兩事之詞一曰專事之詞公羊又有生事之詞蓋亦隨其事而立說繼事而善則但譏其專繼

事而不善則深識其生事為暴而不知已矣其遂伐曹遂滅偪陽遂城虎牢遂入鄆等放此獨遂救許反為善之尤者蓋救兵宜速雖不稟命無害也其遂圍許恐亦與遂伐楚同義○又案伐而次者此年與襄元年伐鄭次鄫同例皆整兵慎戰之意也

夏許男新臣卒左氏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注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穀梁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公羊同胡氏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稱師在會稱會今許男一無稱焉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

案諸侯卒于外者晉侯卒于扈許男卒于楚宋公卒于曲棘是也卒于師者曹伯廬也卒于會者杞伯成也劉氏說本趙子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氏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注楚子遣完如師以觀強弱完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公羊屈完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曷為

再言盟喜服楚也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注前此城楚丘後此城緣陵

穀梁

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注此言桓公不得志故退于召陵以盟而屈完得志也

胡氏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

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遜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此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張氏曰不稱使者春秋待外域謹嚴之法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所以嚴中外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

案來盟不稱使正與齊高子同葢齊侯之使高子本欲覘魯之成敗楚成之使屈完本只覘齊之强弱皆非有前定之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完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二子也穀梁與杜氏得之但春秋内魯則高子止書來盟足矣若屈完則安得不書于師哉穀梁以于師為

前定則非也○又案楚子使屈完如師正與齊侯使國佐如師同然晉不能服國佐而屈完卒能服齊故國佐止書如師而屈完得書來盟國佐不服則盟乃晉人所欲屈完既服則盟為齊侯之績故爰婁盟書及而召陵再書盟序績之說公羊得之穀梁以退師為桓不得志者非也○又案楚之盟屈完與晉之盟國佐袁僑似同而異蓋屈完已服而桓公退盟以禮之國佐未服而晉大夫進盟以强之其得失已判然獨屈完袁僑有小不同者蓋屈完雖服而本非楚子之命故桓公不得不盟以固其交袁僑上書使下書會是其國君臣從晉之志已決晉又何必委諸大夫要之以盟哉此所以兩書及也○又案齊晉謀楚皆於召陵此年及定四年會召陵侵楚是也此書伐而彼書侵此雖書遂而卒能成功彼雖會劉子而卒於無能為此以伐後書

盟為成事彼以侵上書會為疑詞其得失固不待論但召陵恐亦楚之要地故後來楚子簡東國之師於召陵即此○又案昭四年楚靈會于申亦用召陵之禮○又案如穀梁胡氏說則水濱之對亦出屈完與左氏小不同

齊人執陳袁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袁左氏作轅案釋文左氏本作袁

左氏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注書及者時齊不行使魯為主故以與謀曰及為文不言主師微者

公羊 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

何不還師濱海而服東夷桓公曰諾於是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何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不言其人及之內師也

案春秋書執諸侯十二惟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得伯討之正餘若楚子會盂執宋公晉侯入曹執曹伯者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書執大夫十五皆非伯討之正若楚子伐吳執慶封者亦承上文之詞非予之也稱侯稱人之說公羊得之

○又案濤塗誤軍之罪疑公羊得之如左氏之

說則仍從陳鄭而歸何至伐之侵之若是其甚乎故張氏全取公羊爲是

八月公至自伐楚穀梁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師出三時見也張氏久役之勞也

案致先事致後事之說胡氏略而不言獨穀梁得之而啖子曰一書而涉兩事者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亦穀梁意也然則以伐楚盟召陵致伐而不致會對侵楚盟皐鼬至會而不至侵論之則伐楚之義大而侵楚之事淺矣又以侵蔡遂伐楚致伐而不致侵對伐鄭遂救許致伐而不致救論之則伐楚之功美而討鄭之事亦重矣其公羊以爲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獨於伐鄭會蕭魚至會則可通於此不通則以爲楚復叛盟故不以會致皆强論也○又案謝氏曰兩

事書至或原其志而至之或舉其盛者而至之亦是

葬許穆公穆公羊作繆○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叔孫氏專兵之始兹公羊作慈

左氏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胡氏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數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經陳陳不果納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案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

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而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為我願之乎 陳氏 東遷之後諸侯始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盟主始專春秋之治在盟主治在諸侯貶人之敌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于郎戰稱君惡曹稱人治在盟主貶人之敌於次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叔牙弒君而茲世為將謹而志之著三家之所從始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傳在去年十二月書春從告 左氏 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又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

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莊二十八年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晉人謂之二五耦閔元年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二年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嘆曰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羊舌大夫曰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狐突不可

曰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至是驪姬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使賈華伐屈夷吾奔梁春晉侯使以殺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穀梁 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氏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

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叅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之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左氏 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 穀梁 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牟 公羊茲作慈 左氏 娶焉注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牟附庸國桓十五年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首止公穀皆作首戴衛地

左氏 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注惠王以莊十八年逆王后于陳實惠后惠王寵惠后后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王也

公羊 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世子猶世世子也注儲君副主不可以諸侯會之為文故殊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疏世子於諸侯將有君臣之義故殊世子而不殊殊宰周公言及者因會世子見魯侯汲汲於齊桓矣

穀梁 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注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

胡氏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

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義明使凖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秪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班序上下說出何休注

案首止定世子左氏穀梁同公羊殊會說亦得之但注者以為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則非也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僖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又案經書殊會之文有四及以會尊世子首止是也會又會外吳鍾離向柤是也及以及罪大夫袁僑盟是

也會以及别兩伯黄池是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左氏秋諸侯盟注間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伯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公羊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注春秋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不言會于某今此會盟並舉者王世子不與盟也穀梁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瑰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

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胡氏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大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其作春秋于桓多與辭蓋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否則奚貴中國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張氏以桓公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桓公此舉義明而禮正此所以為一匡天下之功矣

案春秋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並舉者其中必有大美惡也首止葵丘

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柬平丘畏楚之事惡之大也會蜀盟蜀雖微不同亦當入大惡之例矣故一經惟此五條皆書重詞複以見意也○又案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書諸侯以别之首止葵丘皐鼬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丘是也皐鼬盟惟趙子以為劉子不與胡氏雖無文然觀下文即有劉卷卒之書則劉子不與之說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晉人能尊之也陳氏曰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桓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厲之伉也此說得之○又案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皆前目後凡之文然首止葵丘無中事而復舉諸侯與救許城緣陵止以凡舉者異然就其中而言之首止又與葵丘異蓋葵丘有伯姬卒之間事也救許又與緣

陵異蓋于鹹之諸侯已歸則緣陵不得以凡舉也故以首止為殊辭緣陵為略辭者得之若葵丘救許則不過目凡之常辭耳○又案盟扈會扈之書諸侯者略之也盟薄盟宋之書諸侯者諱之也祝柯重丘之書諸侯者間有事也其餘止書諸侯者公後至而不能詳也○又案謹始例春秋雖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壅而不行故於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此非盡倫者不能斷也近世有不主胡氏以為桓公挾天子者非

鄭伯逃歸不盟左氏 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注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公羊

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注時鄭伯內欲與楚外依古不盟為解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然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伸衆人之善故云爾

穀梁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注專己背衆故書逃傳例曰逃義曰逃

胡氏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

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陳氏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中外之辨嚴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左氏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張氏黄弦同壤而黄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矣然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故詳書以辠桓公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公羊注此象齊桓德衰是後楚遂背叛狄伐晉滅温晉里

克比弑

其二君

冬晉人執虞公左氏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十二月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疏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取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而不言滅修虞祀歸職貢故不同於滅同姓書名之例公羊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滅者亡

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

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胡氏

公羊曰不與滅也夫虞公地之縕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案穀注江熙曰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也傳以為下執之詞臣民之稱也公羊注以為虞稱公者奪正爵皆有不可强通獨張氏曰虞稱公者嘗為天子三公也此說疑是胡氏既以州公嘗為王官則此獨不可乎不書滅已足以見虞公之罪則於此存其公爵乃所以見

其以王朝三公而至於此正與州公存爵意同任之重者責之深也張氏本趙子

附録左傳桓十年傳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遂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此可見虞公之貪賄亡身喪國而不悛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案此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左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注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穀梁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注諸伐國而言圍邑傳皆以為伐者之罪而以此著鄭伯之罪者齊桓行霸尊崇王室綏合

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伯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 陳氏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以桓公合六國之衆徒圍其邑焉耳

案伐國圍邑之書此條與圍長葛圍緡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為予桓公而陳氏說尤明白獨公羊以為惡桓公之彊為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左氏 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穀梁 善救許也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胡氏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令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

何以致張氏圍許之役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久也　圍許也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此見桓公之急於義也故書遂以與之

案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為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匡書次為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反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為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為貶不以專事為疑也而左氏記許僖公面縛銜璧以見楚子之事恐無之豈有楚兵已還於秋而許男乃無故而降于冬乎觀八年洮之盟許在列則左氏不可信啖趙子不取餘已

見前遂伐

至伐下

七年春齊人伐鄭左氏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心則不競何憚于病既不

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夏殺申侯以說于齊

胡氏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故桓公復治之 張氏鄭未服故復伐之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公作小邾婁即郳犂來也 左氏注郳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 公羊注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伯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者其能以爵通䟽朝天子曰正朝朝魯曰旁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詞也 穀梁稱國以殺殺無罪也

胡氏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内忌信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專利而不

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案左氏載陳轅濤塗怨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美乃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又載申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導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也不然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于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作寧

左氏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

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穀梁

衣裳之會也

疏 衣裳之會十有一或釋或不釋兵車之會四傳皆發之者衣裳之會多省文以相包兵車之會少故備舉以見義此是衣裳後歲兵車二文相近故傳因而別之也

案此條左氏最詳胡氏無傳想亦從之但管仲既曰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又曰記姦之位君盟替矣又曰齊侯辭子華則不應復列子華於會正義亦嘗辨之曰桓公列之于會直是列其身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也此已强通至于記姦之位則不可解矣故陸氏纂例於差謬略内考公穀本無鄭氏子華四字而曰左氏下有之誤加之也張氏亦主此說然今公穀本皆有此四字則又不知何時訛耳陸氏訂究精博必非臆說但何休注已有陳鄭世子之文則漢世已然不知陸氏何據○又案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

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衰諸侯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左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案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三年吾大夫正聘于齊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公羊有鄭世子華四字左氏去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注王人與諸侯盟不譏王

室有難故 **公羊**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注銜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 **穀梁**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胡氏**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于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録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張氏** 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足以訓矣而使之與諸侯之盟非所以示尊尊也

葵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為桓公德衰寗母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

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又案經書王人下王人三○又案經書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士也翟泉王人王子虎也女栗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黒壤王叔桓公黄池單平公皆監臨之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襃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女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

譏皆從此例此説亦可通但以胡氏雖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

鄭伯乞盟 左氏 鄭伯乞盟請服也注新服未與會故不序列别言乞盟疏止言乞盟不知與盟以否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乞師皆乞得其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但盟理可見不復别言盟耳

穀梁 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乞之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汋之也注齊侯為兵車之會于此乃震服懼不得盟故乞得與之不録使者使若鄭伯自來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汋者酌血而與之

胡氏 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案穀梁之説趙子譏其迂僻固然但公羊説亦與之合恐亦不可盡廢春秋書乞例六乞盟一

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夏狄伐晉左氏晉里克敗狄于采桑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立妾之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注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則周公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

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别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大廟去夫人氏姓以宗廟臨之也秦人歸成風之襚外之弗夫人也

胡氏

案禮太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雍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成季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

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案夫人之說左氏以為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于諸侯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葬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於姑而非致乎公羊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夫僖公作頌賢君縱為齊所脅豈得以媵為夫人乎趙子以為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氏姓故劉向以為成風者是而劉氏胡氏皆從之餘已見前吉禘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莊十八年即位在位二十五年襄王立左氏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

紊王室事已具

莊二十一年

周襄王元年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左氏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春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此非連稱戍葵丘之葵丘左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

拜下拜登受注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正義周禮大宗伯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傳曰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是異姓本無賜胙今尊齊比之二王後也

公羊 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三公論道之官無事於會盟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

胡氏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陳氏 桓之會有

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案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案外傳葵丘之會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公羊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氏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

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注次伯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疏以宰孔不與盟縱無伯姬卒亦當重言諸侯

公羊 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黄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注上為天子下為桓公諱也會盟一事舉盟以為重此不舉重者時宰周公不與盟疏下十五年伐厲以為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者則知厲等九國亦與會但以其叛故不書

穀梁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疏莊二十七年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也則衣裳之會皆不歃血而此會獨言之者以此會桓德極盛故

詳其事實餘盟亦不歃耳

胡氏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張氏 書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也其義與首止同盟之載書詳載孟子其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所未有故於此再書葵丘以美之但桓公以妾為妻易樹子之禁躬自犯之蓋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何以令諸侯哉本

原不正而驕吝易形亦宜也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案葵丘之盟乃齊桓盛衰勤怠之分先儒謂葵丘以前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自望至晦之月其喻精矣葵丘書日穀梁以為美之何休曰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耶柯之盟既以不日為信此復以日為美義相反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日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有衣裳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既以為桓德極而將衰則以書日為謹之之為危之亦何不可而强欲反前例耶蓋再言葵丘以著其美而特書日以謹其怠此正聖人之微意也公羊說得之但注者引厲等九國為叛恐無事實案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於首止中於于洮終於葵丘

甲子晉侯佹諸卒 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書在盟後從赴 公羊作甲戌佹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羊作弒 左氏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

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吾與先君言矣能欲復言而愛身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公羊 弒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

梁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胡氏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

案奚齊未踰年而稱君之子以其不正也齊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以其當立也可以見春秋書法穀梁胡氏之説精而左氏公羊疎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此魯朝齊之始 公羊注書如者録内所與外交接也故如京師善則月榮之如齊晉善則月安之如楚則月危之明當尊賢慕大無友不如已者月者僖公本齊所

立桓公德衰見叛獨能念恩朝事之故善録之疏据朝聘例時 張氏 莊十三年柯盟魯巳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葢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今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

案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為朝齊之始僖如齊三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溫子奔衛左氏 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張氏 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與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 公羊作卓子 及其大夫荀息左氏 汪猷公既葬卓

已免喪故稱君也荀息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

公羊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于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注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為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與孔父同

穀梁

以尊及卑荀息閑也

胡氏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弒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以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攷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爭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大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敝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於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從君於昏不

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附録

外傳申生伐皐落氏敗之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五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于菀已獨集于枯優施出里克不飧而寢夜半召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施曰免旦而里克告丕鄭鄭曰

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殺君以為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今案胡氏之說多本此足見里克中立本末故具録之

附録左氏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左氏 晉郤芮夷吾重賂齊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

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夫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詞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公羊 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里克立惠公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於是殺之

穀梁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胡氏 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案殺里克之事三傳皆同胡氏兼用之其穀梁敘驪姬夢齊姜事大畧與左氏相出入故不重載

附録公羊晉事公羊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注踊豫也齊人語渾也悉也

秋七月○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公羊何以書記異也注夫人專愛之所生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左氏丕鄭如秦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

聘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祈舉及七輿大夫皆里丕之黨也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注書名罪之

胡氏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左氏注婦人送迎不出門與公俱會齊侯非禮

胡氏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以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乎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公羊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黄左氏黄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黄注恃齊故　胡氏曰貫之盟

管仲言於桓公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逹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彼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小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陳氏伐滅不言伐此其書以

陽穀之會貫之盟

徒以亡其國焉耳

春秋會通卷九